

文化传统与当下

→当下小文谈

从“己所不欲”到“我为人人”

人我关系的道理，既浅显又深刻。无论东方西方，是否宗教信徒，都不乏谆谆教诲。

□叶小文

孔子说：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”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。”耶稣说：“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。”于是，“世界宗教会议”（1993年，120个宗教团体6000人参加）通过的宣言，根据这两位先哲的圣言，强调任何宗教都要奉行的“不可取消的原则”，是“珍惜生命，正直公平，言行诚实，相敬相爱”。2008年10月28日，美国众议院高票通过的纪念孔子的决议指出，孔子的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和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”是一种道德品行的典范，也能促进人类和谐。

人我关系的原则，似明白常糊涂。孔子教诲、耶稣圣谕，在市场经济面前，都会遭遇“言者谆谆闻者藐藐”的尴尬。因为市场经济中，每一经济的

个体都追求利润的最大化，这是资本的本质；每一个真实的个人都追求利益的最大化，这是人的本性。由此演出了一部部剧烈竞争的活剧，形成了优胜劣汰的秩序，从而在整体上推动了效率至上的发展。但市场经济的求金逐利，难免让人迷心逐物。如果一切向钱看，就会把精神、信仰一概物化；如果人人向钱看，就会把诚信、道德统统抛弃。

怎么办？马克思·韦伯倡导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”，提出在基督教文明中推进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，要靠一种“宗教精神的力量”来维持和制衡。据说这一套也曾管用，可是在华尔街鼓捣出的金融危机面前显然失灵了。

今天，我们同样要面对在资本盈利和个人谋利被激活后，如何把资本冲动与诚信道德、把物质追求与精神信仰成

功结合的问题。因此，我们的“十二五”规划提出，“提倡修身律己、尊老爱幼、勤勉做事、平实做人，推动形成我为人人、人人为我的社会氛围。”

从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到“我为人人、人人为我”，其中道理，值得琢磨。

主张“为人民服务”，当然要强调“我为人人”，但并不因此就否定“人人为我”。一般即寓于个别之中，“人民”要体现在一个个鲜活的个体之中。如果要求一部分人只提供服务而不享受服务，“为人民服务”岂不失去了一部分服务对象？如果要求个人无条件为集体牺牲一切，甚至放弃合理正当的利益追求，这种无视个体权益的“集体主义”何来感召力，又何来“可持续发展”？“我为人人”，在物质条件匮乏的历史阶段有其合理性，但随着时代发展，“人人为我”的合理诉求也应逐步满足。总是忽视个人正当利益追求，必然影响个

人活力和创造力的发挥，最终影响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。这方面，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。

蛋糕要做大，也要分好。列宁说过，“我们要努力把‘大家为一人，一人为大家’和‘各尽所能，按需分配’的准则渗透到群众的意识中去，变成他们的习惯，变成他们的生活常规。”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，个体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从根本上并不矛盾冲突，反而可以实现双赢。正如马克思所说，要“实现人的自由，解放和全面发展”，也要求“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”。

经过了个人利益的觉醒、市场经济的洗礼，如何把经济冲动与道德追求、把物质财富与精神高度成功结合起来，检验着社会的文明程度。倘若社会关爱人人，人人感恩社会，每一社会成员都充分感受社会的温暖与和谐，反过来“滴水之恩，涌泉相报”，守望相助，蔚然成风。如此良性循环，不就是“我为人人、人人为我的社会氛围”吗？此中，生长着一种新型的社会文明，激扬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生命力。

“己所不欲、勿施于人”，要求不高。“我为人人、人人为我”，合情合理。在人我关系的高尚境界和低俗诉求的种种说法中，需要“去掉一个最高分，去掉一个最低分”，才是最可取、最可行的。因为：大公无私是圣人，公而忘私是贤人，先公后私是善人，公私兼顾是常人；私字当头是小人，假公济私是痞子，以公肥私是坏人，徇私枉法是罪人。我们要提升常人，提倡善人，学习贤人，向往圣人；也要教育小人，揭露痞子，改造坏人，惩治罪人。鉴于日常的、多数的都是“常人”，要做的“常事”，就是修身律己，平实做人；过去说的“常理”是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，现在说的“常理”则是“我为人人，人人为我”。

○叶小文：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、第一副院长。著名学者，著有《小文百篇》、《多视角看社会问题》、《化对抗为对话》等多部著作，本栏目特邀顾问。



○叶小文：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、第一副院长。著名学者，著有《小文百篇》、《多视角看社会问题》、《化对抗为对话》等多部著作，本栏目特邀顾问。

【下期话题】

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

话题提供：邢吉霞



【话题缘起】 现在的离婚率越来越高，夫妻对婚姻的忠诚度、夫妻二人之间相互的容忍度越来越低。俗语说“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”，可现在有多少人能真正体会这句话？当夫妻两个觉得无法过下去的时候，不是彼此去寻找问题的根源，而是一味责怪自己当初选错了对象，动不动就想到离婚。“百年修得同船渡，千年修得共枕眠”，家庭是社会的细胞，家庭稳定，社会才会稳定。现代社会，已不会把两个不相爱的人强扭在一起，但幸福的婚姻是需要夫妻二人共同经营的。心怀“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”的婚姻理想的人真的越来越少了，您觉得呢？请上微博齐鲁（<http://tr.qwb.com.cn>）发言。

→身边的传统

人情风 带来了什么

现实生活中，相互帮助、有来有往本来是好事，但是，这几年，由于疏于引导、相互攀比，大张旗鼓地收取份子钱已经成为发家致富的手段，人情风已经成为横行城乡、给人们生活带来负面影响的一大顽疾。

□曲征

人情风无外乎以下几方面：一是随礼、随份子的事由越来越多，儿子结婚、女儿出嫁、老人去世、孩子满月、孩子升学、职位升迁、乔迁之喜、病愈出院、孩子参军、商店开业、刑满释放……杂七杂八，天天炮声不绝，有时候一天随两个甚至三个份子，因为没有分身术，只好选择一家去吃，另一家或两家，把钱捎去或者上完账奉上钱走人。

二是这些年随着物价升高，份子钱也水涨船高，越随越多，结果演化成一项重要的家庭开支，成为城乡家庭经济负担过重的因素之一。据有关部门调查，在有些地方，随份子的开支已经占到家庭经济支出的20%至30%，严重制约了家庭其他消费或者投资进行扩大再生产。

三是事主招待客人一般在酒店举行，每一次都剩下许多饭菜，这些饭菜大多被当做泔水倒掉，造成严重的铺张浪费。

四是制造纠结和矛盾，不利于建设和谐社会。你家里有事我去了，我家里有事，你却不再来了；或者你家里有事我上了100元，而我家里有事，你只上了60元；或者同样的亲疏关系，你给某某上了200元，却只给我上了100元；或者我和你与某某的亲疏关系一样，我给某某上了100元，而你给某某上了300元，故意出我的洋相；或者你家里有三个孩子，而我只有一个孩子，如果每次随份子，你给我上的钱数和我给你上的钱数一样多，我肯定吃了大亏；或者本来你家里事情就多，已经给你随了好几次份子，而你孩子参军你还想收取份子钱，太不仗义了……这些纠结和矛盾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就变成了争端的导火索，为关系恶化埋下伏笔。

有个笑话，有人许多年来只是往外随份子，自己啥事也没有，于是心生一计，弄来几个货架子扬言要开业，放了炮，收了钱之后，人们才发觉这是一场“骗局”。还有一个笑话，为了将随出去的钱捞回来，有人家里的老母猪生了小猪，他也广撒讯息，让亲戚朋友都来祝贺，结果钱是弄到手了，却留下了笑柄，亲戚朋友从此再也不理他了。说起来是笑话，但也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，谁敢说这种事就一定不会发生？

可见，随份子、人情风，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块心病，但是，国人喜欢讲究面子，即使家里穷得揭不开锅，借钱也要随份子，结果死要面子活受罪，使贫困家庭愈加陷入贫困的地步。又加上许多年来形成的共识，凡是不随份子或者少随份子的家庭，都被看作是“抠门”的典型，被他人议论，所以，要想彻底铲除随份子的不良风气，实在是任重而道远。

→大家背影

追忆恩师周来祥

我最佩服周先生一以贯之的坚守，别人觉得没发展，他却有信仰一样的定力。

□徐宏力

周来祥教授驾鹤西去，八十三岁。民间有七十三、八十四的说法，他没迈过第二道槛儿。孔子七十三仙逝，孟子八十四羽化，但那是虚岁。先生恰得亚圣享年，依古代大限看，长寿；按现代条件说，走得有些匆忙。

我1988年入周门读博士，三个寒暑，没听过他的课，只读过他的书。先生说，要讲的都在书里，自己看吧。我们就这样远远地研读他的著作，近地体会他的思想。“淡”是一种高级状态，有了那情境，学生才会找到深处的老师，才会有从容的自我。如今我对学生亦如此，直面并不重要，能读进去我的文字，读懂文字后面的东西，才是我的真学生，如果没有缘分，你再讲他他听不进去，脑子里只顾得对社会迷茫，对自己纠结。现如今，大学办成了岗前培训班，焦虑弥漫在校园里，新一轮读书无用论又出

现了，真学生很珍贵。

我喜欢山大中文系楼边的小树林，每每彳亍出入，常碰到先生，他或是去那间我从没进入过的办公室，或是晚饭后在校园便道上散步，我们见面上点头，寒暄几句，擦肩而过，像深交，也像泛交。他年复一年，守着同一种方式过日子，做学问，严谨得像道公式。山大中文系如今改成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了，听着很时尚，但不如中文系有根。保守是一种品格，可能比时尚更高级。常态中才有永恒。先生走进了永恒，把常态留给了后生，我也喜欢宁静活法，只不过让政务乱了节奏。人在江湖，心在世外，有了这追求，才得到些许安然。

周先生喜欢黑格尔，我们一进校，他就催读《小逻辑》。我曾问，“为什么叫《小逻辑》？不叫《大逻辑》？”他愣了，说，“这还真是一个问题。”接下来便沉思着走开，以后也没给答案。没答案也是一种态度，未知世界里蕴藏着很多问题，有探索的好奇心足矣。《小逻辑》我读过许多遍，并没全懂，尽解不易。“在绝对中一切是一”，这样的命题让人雾里看花，但是确信里面有花，这就够了。我如今徘徊在文学与哲学之间，寻找着朦胧的思想美丽，乐此不疲，这跟先生的入门训练有关。

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“杂多统一”的说法，先秦典籍《左传》中“和如羹焉”的描绘，都是文化轴心时代的萌芽观点，周来祥集大成而创和谐美学。我初读师说并不以为然，不过是一家之言罢了，在美学热度很高的当时，百家争鸣，莫衷一是。我最佩服周先生一以贯之的坚守，别人觉得没发展，他却有信仰一样的定力。在社会科学界，某些范畴带有文化原型特点，横向看，普适；纵向看，守恒。

周先生是山东大学的终身教授，也是身后教授，在学术史上留有痕迹，不管你是否同意其主张，谈到美

学就绕不过他。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，和谐已经成了当今的大字眼儿，涉及到美学的事，也涉及到美学以外的事，涉及到国内的事，也涉及到国际的事。与其说周来祥几十年前就有先见之明，不如说他捕捉到了人性最本质的东西。

先生的得意门生曾著文对和谐美论提出异议，他欣然同意面世，但直言：我的不行，你们也该拿出自己的东西。后世学者批判思维发达，建设思维欠缺。和谐美论成熟于最不和谐的斗争哲学时期，在大批判最兴盛的年代，周先生辛勤建设着不合时宜的逻辑体系，现在看，那是学术上的清醒。先生学说中所追求的和谐并不常在其生活中，然而，是非非，恩恩怨怨，会随人去而散，飘入蓝天白云。

先生走了，我们还在，我们也会走的，我们的学生还在。有人脉就有文化血脉，中国可能什么都缺，就是不缺人。